

习诗管见

■李绍彬

择韵宜宽贵谋篇，
炼字精巧神蕴传。
情残莫作无病吟，
词穷尤忌故弄玄。
话如行云伴流水，
意若清野见远山。
风骚当追李杜白，
笔生心花自脱凡。

二

歌赋诗词越千年，
每读佳作总怦然。
黄沙战云写边塞，
桑麻渔樵入田园。
锦句神来尚简约，
天趣臻妙远缃笺。
勿教平仄羁意马，
岂因韵律困心猿。

落叶

摄影/予子 诗歌/绿岛



小心翼翼地踩着心事
步履蹒跚
你这一片一片时光的
家

让季节变成了图画里的森林
而我注定就是
你身旁那棵孤独的树

耩地

■周保堂
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，国庆假期，辽阔的中原大地上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。闲暇之余，我驱车前往位于郑集乡的朋友的农业合作社。到达之后，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映入眼帘。一台台玉米收割机在田野中轰鸣穿梭，“突突突”作响的拖拉机，拉着刚卸下的玉米籽，欢快地驶向大路。机械化收割后的豫东大地，视野开阔，显得格外空旷辽阔。这突然让我意识到，已经是播种小麦的时候了。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少年时期，那时“帮耩”耩地的情景历历在目，耳畔似乎又能听到那清脆悦耳的耩铃声。

白露节气过后，玉米、大豆籽粒变得饱满，标志着秋收时节的到来。秋收结束后，农民们便紧张地犁地、耙地，为种植小麦做好准备。农谚云：“白露早，霜降迟，寒露种麦正当时。”一到寒露节气，豫东地区便到了繁忙的麦播季节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周口农村，麦播主要依靠牲口拉木耩进行。木耩由两根耩杆、一个耩斗、一个耩把、三条耩腿以及耩铧等部分组成。木耩是我国西汉时期的农学家赵过发明的，《政论》中有明确记载：“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，教民耕殖。其法三犁共一牛，一人将之，下种，挽耩皆取备焉，日种一顷。”直到我上初中时，木耩仍然在使用。

耩地，是老家的方言。使用耩来播种小麦、大豆、谷子、芝麻等作物的过程被称为耩地。耩地时，除牲口拉耩外，后方则有熟练的庄稼把式负责摇动耩斗，前方还需有人协助控制牲口，即所谓的“帮耩”或“带牲口”。通常，“帮耩”的任务是由经验丰富的妇女及年长的男劳力来完成。

我第一次“帮耩”是在初一那年。那时父亲已去世，家中成年劳动力不足，工分收入微薄。为了帮助家里增加一些工分，秋忙假开始后，我便前往生产队上工。当时政策允许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参与劳动，我们的工分计算标准与近六十岁的老年人相同，细分为早上半分、上午两分、下午两分，共计每日四分半。

一天清晨，生产队长宣布早上下工，并安排上午耩地的事宜。由于两名妇女早上未上工，“帮耩”的人手不足，队长看到我，便喊着我的名字说：“吃了早饭你去西地‘帮耩’。”毕竟是第一次“帮耩”，我心里有些忐忑。匆匆吃完早饭，我急忙赶到西地。耩地的、“帮耩”的、送麦种的人们陆续到齐。西邻居柳大爷见我说道：“你帮我‘带牲口’吧，小孩走得快。”柳大爷当时五十岁上下，是耩地的一把好手。当天拉他耩的是一头健壮的牲口——一头毛色黝黑、叫声响亮的驴。在老家，骡、马、驴都被称为“快牲口”。柳大爷知道我是第一次“帮耩”，简要地告诉我要领。随后，他小鞭子一扬，高呼“驾”，黑叫驴猛一用力，耩就前行了。按照刚学的要领，驴走快了，我就用力顿一下；它向左偏，我稍推一下；它向右偏，我稍拉一下。两个来回下来，紧张的心情渐渐平静。只听到身后耩铃发出有节奏的“丁零、丁零”声，身旁黑驴脖子上挂着的稍大铜铃也发出“丁零、丁零”声，高低音铃声交织，恰似一部田园交响曲，那是我当时听过的最美妙的音乐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学耩地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。那年秋忙假，我给二大爷“帮耩”。耩地到晌午休息时，他说：“你父亲不在了，家中男孩你是老大，要学会耩地，工

分才能评为十分，也才能撑起这个家。”那时，生产队一天的最高工分是十分。能评为十分的有生产队长、妇女队长、生产队会计、记工员、喂牲口的饲养员，还有那些能耩地、“放滚”（用石滚碾麦）、扬场、犁耙地等庄稼活样样精通的农把式。当时还未恢复高考，农村的孩子若想跳出农门，只有被推荐上大学和当兵这两条路。我们村是个小自然村，人口少，自推荐上大学以来，一个指标也没分到过。于是，我就只有朝着在生产队能评上最高工分这条路努力了。

耩地的耩是当时较为精密的农具之一，它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。耩的核心部分是耩斗，分为前后仓，通过耩“仓眼”相连。“仓眼”位于前仓底部，控制着种子流出的数量。耩斗前仓后边垂着一根细绳，悬挂着“摇籽铃”，中间连着一个“摇籽签”插在“仓眼”中。随着耩的摇动，耩铃发出“丁零”声，“摇籽签”拨动前仓种子流至后仓，再分流至三个耩腿中，完成播种。二大爷告诉我，耩地的第一步是调整“仓眼”的大小，按照“玉米、豆子，一指头；芝麻、谷子，一黄豆”的古训来调整“仓眼”的间隙，这样长出的苗才不稀不稠。二大爷还强调，耩地的深浅要遵循“高粱深，谷子浅，芝麻捂住脸”的原则，这样播种才能确保种子不深不浅，有利于作物发芽和高产。为了学会耩地并成为好把式，我努力背诵二大爷教授的农谚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第一次耩地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，土地包干到户之时。各家的土地由各家耕种，谁家的地谁来耩。那时正值秋忙假，播种小麦，我扶耩耩地，母亲“帮耩”。头天晚上，等家养的鸡“上宿”（进鸡窝）后，我们把拣好的麦种倒在堂屋中央，用喷雾器喷上农药拌种。早饭后，我们拉上架子车，装上拌好晾干的种子和耩，牵着家里的牛前往地里。在地头给牛戴上牛笼嘴、套上牛梭子，将麦种倒入耩斗内，高声喊“喔”，牛猛一用力，耩便“丁零、丁零”地前行了。有了两季“帮耩”的基础，又跟二大爷学了一季耩地，至此，我的耩地技术已十分娴熟。牛走得慢，耩便不能摇得太快，否则会耩得太稠。遇到较硬的土质，在摇耩的同时稍用力下压耩把，以免种子耩得太浅。遇到沙地则要稍提一下耩，以免种子耩得过深。到地头时，我像老把式一样，“唰”地一下提起耩，紧走几步调过头，把耩插到地里添加麦种。这一幕恰好被去湾赵集赶会路过的表姨看到，她对我母亲说：“这孩子十五六岁就会耩地了，长大后一定会是个好庄稼把式。要是前两年生产队时，准能评上十分。”

改革开放几十年来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，现代化农业机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使得那些曾绵延数千年的古老农具逐渐淡出历史舞台。木耩、木犁、耙等只能在农耕博物馆里看到了。依靠北斗卫星导航的无人驾驶播种机，在周口大地高效作业，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。农民再也不用起早贪黑地赶牲口犁地、耙地、摇耩播种了。每当回想起少年时在田间耩地的情景，耳边似乎还能听到“丁零”作响的耩铃声，虽然它已成为过去，却深深教会我一个道理：没有辛勤的耕耘，就不会有丰收的喜悦。让我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憧憬，继续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新的篇章，用智慧和汗水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